

我的大學生活(四)

——柏溪·沙坪壩之戀 (本文插圖刊35頁)

易勁秋

以貌取人失之子羽

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，軍訓教官宣布：「今晚晚上七點半鐘請大家到飯廳來集合，聽校長講話。」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高興，因為絕大多數同學還沒有看見過校長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是羅家倫先生，我平時從報紙雜誌和傳說，知道羅先生在五四運動時期已嶄露頭角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曾隨蔣總司令到前線，辦理機要 and 交涉事宜。他是著名歷史學家，他的文章可以說是行雲流水，他的詩詞也稱得起清新雋逸。他是訓政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，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已達七、八年之久，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擁有崇高的地位，我們深以能列門牆為榮。吃完晚飯回到宿舍略事休息，大約七點十分鐘，我就和一批同學到飯廳去。這時飯廳內背向大門安放了一個木板做的講臺，高約四、五十公分，長、寬各兩公尺多。臺上有一張小長方桌，桌上裝有一具擴音器，還放了一盞茶，桌子後面有一把木椅。所有的方桌都已搬走，板凳擺成一排一排的座位。我們進去的時候已經坐了很多。我們坐下不久，同學們陸續進來，不多久就坐滿了。七點半鐘剛到，軍訓教官就背向講臺站定，轉頭望着大門，過了半分鐘，走進三、四位

衣冠楚楚的人來，軍訓教官立刻轉頭面向我們叫「起立」、「立正」，然後向後轉面對講臺站立。三、四個人當中走在最前頭的那位先生便步上講臺，面對我們站着，軍訓教官向他敬禮，他鞠躬答禮，軍訓教官再向後轉，叫「坐下」，於是全體坐下。整個飯廳靜悄悄的，幾百對眼睛都注視着臺上那位先生。我仔細看看：那位先生個子較矮，頭顱很大，額寬頸狹，鼻頭特大，臉孔呈倒三角形，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，身穿一套草黃色馬褲呢中山裝。我心裏想這人到底是不是羅校長？如果不是，何以會直上講臺？軍訓教官對他又有以如此恭敬？如果是羅校長，以他的事功和文采，似乎應該是一位儀表軒昂、風度翩翩的人物，而不是這樣一位貌不驚人的先生。我正感困惑，他開口講話了，雖然有擴音器，但仍可聽出他的聲音很嘶啞。我這時想起史記留侯世家，太史公在篇末加上這樣幾句：「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，至見其圖，狀貌乃如婦人好女，蓋孔子曰：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』留侯亦云。」我不禁也想說一句：「羅校長亦云」他講話聲音不高，但有內容有感情，頗能引人注意傾聽。

由衷佩服校長講話

我現在還大致記得他那天晚上講話的要旨。

首先說明國難當前，淪陷區同胞在日寇鐵蹄蹂躪下，過的是最黑暗，最悲慘的日子，尤其是青年們失學失業、流離失所，更覺可憐。你們有機會在這裏讀書，要知道是何等可貴呀！因此大家要用功讀書，潛心學習，萬萬不可虛度光陰。其次，分析當前抗日戰爭的形勢，他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這場戰爭最大的錯誤，是以爲我國地方軍人不團結一致抵禦外侮，在內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，蔣委員長無法堅持抗戰到底，因此只要打垮了中央政府，佔領了首都，中國就被征服了。不知道面臨亡國關頭，地方軍人也覺悟了；一致擁護中央抗戰到底。蔣委員長更再四表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決心，以致日本欲罷不能，祇好打下去了。我們以空閒換取時間，積小勝爲大勝的戰略絕對正確，不過戰爭是最殘酷的，最浪費的，我們要準備吃苦，準備犧牲。他講到這裏引述了南宋愛國詩人陸放翁示兒一詩：「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」勉勵大家雖做書生，但要效法陸放翁的愛國精神，學成之後要報效國家。他繼續分析國際現勢，那時，歐洲戰事因爲德國納粹的軍隊所向無敵，法國很快就被敗北，被德軍佔領。羅氏說，德國自希特勒執政以來，生聚教訓，整軍經武。而法國則經常改組內閣，政局動盪不安，無暇充

實國防力量，所以一敗塗地。羅氏慨歎說古人有兩句詩：「臺旁臥薪臺上舞，可知同是不眠人？」正是這次歐戰前德、法兩國的寫照。羅氏當天晚上的一篇講話，使同學們深受感動，也由衷欽服。以後他經常來向我們講話，大家都很喜欢去聽，甚少缺席的。

哈哈鏡印成哈哈鏡

過了幾天開始上課，法律系除了專業課程之外，還有一般課程，包括國文、英文、政治學、經濟學等，而且硬性規定必須選修一門自然科學。國文是由潘重規先生講授，潘先生是章太炎大師的弟子，態度和藹，口齒清晰。他選擇作為教材的文章，是古文觀止和經史百家雜鈔之類的書中所沒有的。英文分由兩位老師講授，一位是俞大綱女士。俞女士英文造詣極高，發音非常純正清楚，講解詳細明瞭，尤其難得的是性情溫和，平易近人。她對學生一概稱密絲特某或密絲某，大家公認她是一位好教授。另一位是華林一先生，中等身材，衣着整飭，頭髮光亮，神情冷靜，不苟言笑，頗有英國紳士風度。此公從第一堂課開始，在課堂上從不說一句中國話，全部講英語。開始聽他的課，實在有點吃力，儘管他一再說，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問，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老是發問。有人問他何以要全用英語講課，他說學英文（語）看讀較易，聽和講較難，尤其聽更難。能聽得懂自然就能講得出，所以聽很重要。我用英語講課，目的就在磨鍊你們聽的能力。大家覺得他講的話很有道理，以後也就不再提出意見了。政

治學是由政治系主任張滙文先生講授。經濟學由經濟系主任吳幹先生講授。法學課程分由法律系主任趙之遠先生等講授。至於自然科學一門我選的是地質學，上課時人很多，因為理學院本身的人特別多，加以文法學院同學選這門自然科學的人特別多，所以每次上課都把一間大教室坐得滿滿的。教地質學的這位先生，言詞表達能力平平，講話時土音很重，所以他講課的時候，教室裏總是鬧哄哄的。他戴一副近視眼鏡站在臺上祇顧講他的，至於學生是否了解，甚至於學生們究竟在做甚麼，他並不管。因為沒有課本，發油印講義，紙質粗劣，寫鋼板的人技術欠佳，字跡潦草，常有看不清楚的地方。有一段引用哈哈鏡來說明一項自然現象，可是講義上的「鏡」字不清楚，有人看錯了說成是「哈哈鏡」，引起哄堂大笑。以後在我們這一級的同學裏，便常常聽到有人在叫「哈哈鏡」。

午夜翻牀飽受虛驚

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，有一天蒞臨中大柏溪分部視察，並在飯廳向全體師生講話。我們對於陳部長是久仰得很，所以當他由羅校長陪同走上講臺時，大家都很靜肅。我注意看看，陳部長身材中等，頭髮已白，臉部紅潤而有光澤，眼睛清而有神，一望而知就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人物。聽說他二十八歲就做部長，這時也不過才三十七、八歲。當年還沒有青年才俊這一名詞，但陳部長倒是真真正正的青年才俊。他講話雖帶有吳興土音，可是清楚易曉，口才很好，滔滔不絕。講了

大約三、四十分鐘，主要內容是勉勵同學們努力讀書，要求得到學問，而不是光祇求拿到文憑。有一晚上大家睡得正熟，一幢男生宿舍裏忽然發出「碰」的一聲巨響，同宿舍的人被震醒，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情，都從牀上起來，驚慌混亂，人聲嘈雜；其他宿舍的同學也有一部份被吵醒，起牀來查看，大家議論紛紛亂了好一陣，才逐漸回到牀上睡覺，恢復了萬籟無聲的冬夜。第二天好像聽說，昨晚有一位睡上舖的同學，半夜裏在睡夢中翻落在地板上，幸而沒有跌斷腿骨脊椎骨甚至腦震盪，但是他自己飽受虛驚，同學們也引起一場騷亂。總務處却並未因此而將所有上舖兩邊加上矮欄杆，以策安全。一直到我畢業離校時，所有的上舖都還沒有矮欄杆。

迎新會遇上老鄉親

校本部各院系二、三、四級的同學紛紛舉行茶會歡迎各該院系一年級的同學。我們法律系的歡迎會是在校本部飯廳的一角舉行，系主任趙之遠先生和部份教授、講師、助教，以及二、三、四級同學都參加，連我們一起大約有一百人左右，場面相當大，氣氛也很熱烈。首先由四年級一位主持茶會的同學致歡迎詞，次請趙主任講話，然後由每一師生自我介紹，最後是自由交談。茶會大概費了兩個小時。散會後我去看農學院三年級一位張姓同學，恰好在他的宿舍門外相遇，彼此都很高興。他問：「你以前到沙坪壩來過沒有？」我說：「今天第一次到這裏。」他說：「好，我先陪你看看整個校本部。」於是他領着我走到學校大門

，這座大門坐北向南，門幅倒很寬大，但不太高，所以沒有巍峨雄偉的氣象。大門兩端，一端是傳達室和收發室，另一端是警衛室。大門正前方不遠是重慶大學的運動場。運動場東西兩側是重慶大學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，建築之壯麗不亞於成都華西壩的華西協合大學。校園尤其廣闊，花木扶疏，景色宜人。大門背對着一個圓形山丘，這是重慶大學校區尾閘，是它整個校地中極小的一部份，山丘上清一色是松樹，樹高大約五公尺上下，這就是所謂松林坡了。從大門有一條寬約八九公尺的馬路連接松林坡，這段路不過六七十公尺。路的左右兩側地勢較低，左側是幾間教室，右側是幾個籃球場、排球場等。中央大學的校區內僅有這幾個球場可供同學們運動，比起重慶大學規模宏大的綜合運動場自然太小，就是和柏溪分部的運動場相較也有不逮。球場南邊較高的地方有幾間教室，其中有一間特別大，兩年後有同學們在那裏演出話劇。球場的盡頭處便是我們剛才開會的飯廳。從大門進來那條馬路一直到松林坡頂下，在坡下和環山馬路直交，我們由這兩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向右轉沿着環山馬路走去，右邊低平的地方就是剛才所說的球場，再過去就是飯廳。飯廳的南側有一幢房子，是合作社的飲食部，有麵點之類的食物供應。繞行過了飯廳，張同學指着飯廳外面山坡下一些房屋說：「那裏不是我們學校了，是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。」繼續走了一段路，到了男生宿舍，男生宿舍共有幾幢，形式格局和柏溪分部一樣，但是牀鋪更為密集。柏溪分部宿舍內每一牀鋪單位中間還有點空間

擺放桌椅，然而這裏就祇有牀鋪，每張牀鋪一邊緊靠着另一張牀鋪，另一邊和對面一張牀鋪相距大約不到一公尺，兩個人對面坐下說話，就真是促膝而談了。宿舍附近有多幢小屋，是盥洗室、廁所等。再向前去是醫務所，再過去一點是圖書館。這裏正對着嘉陵江，是環山馬路後面的中點。再向前走，左右兩旁有多幢教室，張同學指着左邊較高處幾間房屋說：「那就是法學院。」我說：「既是到了法學院，我倒要進去看看。」於是我們走了進去，進門是一個走道，左右兩邊各有一間教室，中間有一小小的茶水間，後面還有一兩間辦公室和會議室，所謂法學院便是如此而已。出了法學院循着環山馬路繼續前行，右邊山坡下有三兩家簡陋的飯館、茶館，再向前走一小段路，便看見秀野飯店了。今天早晨我們從柏溪搭下水船到沙坪壩，在中渡口上岸，由中渡口沿着一條石板路向上爬，曾經從這幾家茶館飯店門前走過。再繞着山坡向前走便看見路左山坡上有些房屋，張同學說那是校長和教務、訓導、總務三長的辦公室。再走一小段便回到了十字路口，我說環繞松林坡的路走完了，不知道這條路有多長？他說：「不會長，想來不過兩公里左右。」我又說：「你能不能同我上山頂上走走？」他說：「好啊！」於是我們就沿着校門進來這條直路向山坡上去。張同學指着右邊一幢房屋說：「那是文學院。」向上走了一小段，左邊有一幢房屋，他說：「那是女生宿舍。」再上去一段路，左邊有一座寬敞堅固的房屋，裏面是一間大廳和一間小廳，窗明几淨，氣派不凡。

張同學說：「這是教授們聚會休息的場所，不過同學們也照樣可以使用。」再向上去就到山頂了，山頂上有一兩幢小房子是機器房，離機器房不遠有一個濾水池和一個蓄水池。學校用水是從嘉陵江中抽起來，經由水管輸送到山頂過濾消毒後，貯入蓄水池，再由蓄水池分派到各處使用。我問張同學：「從校門進來的平地到這山坡頂上有多高？」他說：「沒有測量過，想來總有四五十公尺高吧。」我們站在山頂上，極目四望，東方是小龍坎化龍橋一帶的工廠區。南方是沙坪壩一片平原，平原盡頭處就是歌樂山，西方是瓷器口。

最欽佩羅校長遠見

北方隔江岸邊，似有一小溪流，隱約可以看到亭臺。張同學說：「那邊名叫磐溪，風景不錯，以後有機會可以去玩。」他接着就邀我到一家小館子去吃午飯，一面吃飯，一面又談起學校的情形。張同學說：「羅校長把中大的全部圖書儀器一口氣搬到重慶；這件事在當時還有人不表贊成，殊不知羅校長這一決策極具眼光，保全了中大的元氣。遷校過程中老師們和他們的眷屬都沒有吃甚麼苦，同學們也沒有耽誤多少功課。比起有些學校先遷一地，後來戰火逼近又再遷一地，師生顛沛跋涉的辛苦，儀器書籍的損失，時間和財力的耗費，都要少得太多了，所以我們都很欽佩羅校長有遠見。」吃完午飯，我便辭別了張同學到重慶市區，買了一些東西，才搭汽船回柏溪。（未完）